



丁玲 著
【母亲·在医院中】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丁玲

【母亲·在医院中】



.....
责任编辑：邵丹 特约编辑：吴文娟

ISBN 7-309-05048-7



9 787309 050486 >

ISBN7-309-05048-7/I·349

定价：19.00 元

现 代 作 家 精 选 本

吴福辉 陈子善主编

丁玲

【母亲·在医院中】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在医院中/丁玲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8

(现代作家精选本.第2辑/吴福辉,陈子善主编)

ISBN 7-309-05048-7

I. 母... II. 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9062 号

母亲·在医院中

著者 丁玲

主 编 吴福辉 陈子善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 丹
特约编辑 吴文娟
装帧设计 陈 楠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9 插页 3
字 数 194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2 000

书 号 ISBN 7-309-05048-7/I·349
定 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言

吴福辉

丁玲是现代著名作家中我最早见过的一位，也是我青年时代的文学偶像之一。那是1953年，斯大林突然逝世，当年的悼念气氛相当凝重，就像自己国家死了领导人。我这个中学生参加了东北某工业基地全市的追悼大会，在一个公园广场，人们黑鸦鸦肃立，在一片此起彼伏的汽笛声浪过后，（与莫斯科是同时按响的？）主席台上有人发言，是丁玲，一个发出精精神神声音的女作家。等到三十年转眼过去，在她的晚年，或是北京木樨地家里，或是厦门鼓浪屿休养地，我有幸近距离现察她。这时的她，虽老未衰，富态，仿佛没有经过这多年的风风雨雨折磨似的。最让人记得住的还是那双大眼，明亮，逼人，有个性。在我的印象中，她便这样定格了。

人的一生可以有多少关口？要读懂丁玲，就需了解她生平中惹动社会注目的那些关口。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她还真是新闻性极强的女性。1927年底，当《梦珂》经叶圣陶之手在《小说月报》发表时，据说就有不少大中学生把课本掩在上面，在课堂上读这个新兴作家的作品。她的丈夫胡也频作为左联五烈士被枪杀于上海龙华，秘密被捕的那天，他们的孩子出世刚满六十几日。接着1933年她在上海租界被绑架失踪，实际被



羁押在南京达三年之久。鲁迅以为她已牺牲，所以写了那首有“可怜无女耀高丘”句子的《悼丁君》诗。1936年她逃离虎口，是靠曹靖华与鲁迅与冯雪峰联系上的，在张天翼的具体帮助下到达上海，再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红都保安，完成了她传奇般的逃亡经历。这就是北京现代文学馆庭院里所塑的穿了鼓鼓军大衣模样的丁玲。她被长征后的共产党领袖们所欢迎，毛泽东填出“保安人物一时新”的《临江仙》词来，里面赞丁玲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话，几乎是一预告。然后才有她担任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负责人和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工作，才有日后写出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土改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可是到了1955年，她开始倒霉，先是被戴上什么“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帽子，然后“反右”时成了全国文艺界最大的“右派”，下“北大荒”养鸡，“文化大革命”关进“牛棚”，直到1984年平反复出。丁玲的大起大落的遭遇，使得她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而她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执拗的性格，让她终于挺了过来，并在凡是具有起码写作条件的时刻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

如果按她的作品来评价，丁玲一生曾多次成为文学史重大现象的创造者。《莎菲女士的日记》提供了大革命失败后一代苦闷的、灵与肉挣扎的女性形象，当年发表时便引起轰动。这一形象和茅盾在《蚀》三部曲中提供的人物，后来被统称为大革命中的“时代女性”。《韦护》，是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丁玲的同事、密友）的爱情为原型的，在当年属于风行一时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她类似的作品还有《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而写过“革命加恋爱”小说的作家可

不是一位，还有蒋光慈、洪灵菲等。到了1931年发表《水》，以十六省水灾为题材，展开对觉醒的、反抗的农民群像的有力度的描写，被冯雪峰从理论上概括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与张天翼、沙汀等“左联青年作家”一起，构成了“普罗”文学的重大突破。这之后，她来到陕北共产党的根据地，在与工农兵结合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气氛笼罩下，她发表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用一个经过五四洗礼的现代知识者的眼光来打量农民习气、农民思想。在她把《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百期编完即将交给下一任舒群的时候，她发表了后来为她惹事的杂文《三八节有感》。而同时，她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足以成为解放区土地改革这场风暴的文学长篇的时代记录。以上，丁玲创作历程中的重大作品，一方面发生着巨大影响，一方面多次引发争议。香花、毒草分辨不清，否定、肯定接踵而至，造成对丁玲评价的几起几落。在这起落当中，升腾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女性作家的斑斓姿影。

概括丁玲的道路，她是五四之后第二代女作家的杰出人物。她不是冰心，不是庐隐，不是淦女士（冯沅君），她是左派作家、革命作家。但她身上的女性意识和立场并不比任何新女性作家来得差。与第二代女作家中最优秀的萧红相比，她没有那么多的诗意，不那么柔弱，笔触不含有那样深长的寓意，她有的是饱满的力透纸背的感情，细腻的雕镂人物矛盾复杂心理的笔力。但是与鲁迅称萧红有“越轨的笔致”一样，丁玲“越轨”的大胆更让人记忆深刻，她更具有女性的独立意志，以及思想上按现代女性视野观察生活而带来的敏锐穿透力和不同凡响的立场。“独立女性”，贯穿了她悲剧性的“英



雄”一生。

这样，我就找到了在有限的篇幅里来解读丁玲的一条线索：用表现五类女性形象的小说来编辑这本新的丁玲选集。

第一类是时代女性和知识女性的故事。《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是出色的代表。莎菲的形象几乎是对一切僵化的革命性评论的挑战。因为莎菲是五四后的知识青年，她的苦闷、彷徨和叛逆，显然是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一种普遍的颓废和失意。但这个形象的特殊性在于她的“个性解放”的幻想性质，她寻觅人生意义而无出路，鄙视世俗而又有迷醉声色或玩弄男性感情于股掌之间的危险，这使得她的反抗带有病态，却仍属于反抗。莎菲的历史内涵复杂得令人瞠目结舌，经常的情况是让受中国文化浸染很深的我们不知如何阐释才好，以至于在人物面前失语。《在医院中》的陆萍医生，这样一个按照旧的思想定势自然要归入“小资产阶级”的女人，却在小说里与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性，与官僚主义者冲突，构成了与解放区知识分子改造的主流相逆的主题。所以，每当丁玲挨批判的时候，总有人出来指责“丁玲是莎菲”，“丁玲是陆萍”。当然，如按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名言“我就是包法利夫人”，一切作家都将自己的部分血肉融化到他的作品人物中去，说“丁玲是莎菲”、“丁玲是陆萍”也无妨，但小说总是虚构，莎菲与陆萍显然是更广大鲜明的被丁玲所创造出来的典型。

第二类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女性，可以数出《梦珂》里在都市遭遇坎坷的梦珂，《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的乡村来的妓女如何在城市做着她们的梦。这些都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天生活里每天都在发生的“农民进城”的现实情景。

第三类是“农妇”故事。丁玲来自湖南农村，她熟悉走出农

村与留在农村的那些女性。《阿毛姑娘》里的阿毛是一个在乡村因闻到都市气味而陷入绝境的女性(篇幅太长)。《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一个抗战中遭日寇强暴、被迫做了“慰安妇”(据人考证),又反过来替抗日军民做谍报工作,却在返乡时受到歧视的女性贞贞。写贞贞,表现了作家的独特女性立场和嗅觉。

第四类是丁玲“左联”时期写的工农人物。《水》因文字更长,无法选入。《法网》、《夜会》都直接表现了工人。我特意挑了较短的《消息》一篇,是写工人母亲的觉悟和深明大义的。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丁玲笔下各色女性形象的多姿多彩。

如果没有第五类以《母亲》中的曼贞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代的妇女人物,那丁玲的女性系列也是不完满的。这原是一部没有完成的多卷小说,已经可以独立成篇。所写是以自己母亲为原型,一个从旧式封建家庭走出,放开自己的小脚,勇敢地迈入新式学校接受教育的女性。其中有以向警予为原型的人物夏真仁。全书很有几分《红楼梦》的笔意。而曼贞的坚忍形象一点点地走进时代的光环。正是这样一个母亲才会有这样一个丁玲。

丁玲晚年复出后,一部分的精力被消耗掉了,一部分的精力用来写作、编杂志、出国交流。她没有再写出重要的小说,先后发表的《牛棚小品》、《杜晚香》是其最后的重要著作。两篇作品形成的不同评价,划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许多人赞扬《牛棚小品》,认为它写出大时代下男女个人情感的复活。丁玲自己当然不能说不珍惜个性化的《牛棚小品》,但她多次强调《杜晚香》,认为这个从偏僻农村走向工业建设的女人是她理想中的女性。她强调了个人走向集体。其实这两条线索在丁玲的一生都前后贯串。我本人是更欣赏《牛棚小品》的,也因了此



篇获“十月文学奖”的时候，我曾与作者一起躬逢其盛。《杜晚香》是她晚年面对社会信仰危机，而要表示的一种坚守。是众人皆醉她独醒也罢，是众人皆醒她独醉也罢，丁玲都是特立独行的。说到底，谁能分毫不差地评价她呢？

2006年4月18日于京城小石居

目 录

1	导言/吴福辉
1	梦珂
44	莎菲女士的日记
84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
92	消息
100	我在霞村的时候
120	在医院中
141	杜晚香
166	母亲

梦珂

这是九月初的一天，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

“看，鼻子！”其中一个这样急促的叫，脸朝着她的同伴。同伴慌了，跳过一边，从荷包里掏出小手绢，使劲的往鼻子上去擦。

网那边正发过一个球来，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大家都瞅着她那弯着腰两手抱住右腿直哼的样儿发笑。

“笑什么，看呀，看红鼻子先生的鼻子！”

原来那边走廊上正走来一个矮胖胖的教员。新学生进校没多久，对于教员还认识不清。不过这一个教员，他那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于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点代替了他的姓名。其实他不同别人的地方还够多：如同眼呢，是一个钝角的三角形，紧紧的挤在那很浮肿的眼皮里，走起路来，常常把一只大手放到头上不住的搔那稀疏的几根黄发，还有那咳嗽，永远的，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里打滚，却总不见他吐出一口或两口来的。

这时他是从第八教室出来，满脸绯红，汗珠拥挤的在肉缝中用力的榨出，右手在秃头上使劲的乱搔，皮鞋也便在那石板上大声的响；这似乎是警告，又像是叹息：“唉，慢点呀！不是明



天又该皮匠阿二咒我了。”

气冲冲的，他已大步的走进教务处了。

操场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动，打网球的几个人也就随着大众向第八教室走去。谁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闹出了什么花样呢。

“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女生抢上前把门扭开。大家便一哄的挤了进去。室内三个五个人一起的在轻声的咕咕着，抱怨着，咒骂着……靠帐幔边，在铺有绛红色天鹅绒的矮榻上，有一个还没穿好衣服的模特儿正在无声的揩眼泪；及至看见了这一群闯入者的一些想侦察某种事件的眼光，不觉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肌肉是在一件像蝉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颤动。

“喂，什么事？”扭开门的女生问。但谁也没回答，都像被什么吓得噤住了的一样，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

挨墙的第三个画架边，站得有一个穿黑长衫的女郎，默默的愣着那对大眼，冷冷的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等到当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浓密的睫毛一盖下，就开始移动她那直立得像雕像的身躯，走过去捧起那模特儿的头来，紧紧的瞅着，于是那半裸体女子的眼泪更大颗大颗的在流。

“揩干！揩干！值不得这样伤心哟！”

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正伸过手去预备撑起那身躯时，谁知那人又猛的扑到她怀里，一声一声的哭了起来。

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乱蓬蓬的头，虽说止了哭声，但还在抽抽咽咽的喊：

“这都是为了我啊……你……我真难过……”

“嘿！这值什么！你放心，我是不在乎什么的！把眼泪揩干，让我来送你出去。”

当她们还走不到几步，从人群里便抢上一个长发的少年，

一面打着招呼，一面便向她述说他不得不请她慢点走的理由，因为他很伤心这事的发生，他很能理解这事的内幕，所以他想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事。同时又有六七个人也一齐在发表他们个人的意见。声音杂闹得正像爆豆一样，谁也听不清谁的。但她却在闹声中大叫了起来：

“好吧，这时你们去开什么会议吧！哼——我，我是无须乎什么的。我走了！”于是她挟着那泪人儿挤出了人众，急急的向教室门走去。

教室里更无秩序的混乱了。

“喂，谁呀？”

“三级的，梦珂。”两个男生夹在人声中也这样的低语着。

以后呢，依旧是非常平静的又过下来了。只学校里再没见着梦珂的影子。红鼻子先生还是照样红起一个鼻子在走廊上踱去又踱来。直过了两个月，才又另雇得一个每星期来两次，一月拿二十块钱的姑娘，是代替那已许久不曾来的，上一个模特儿的职务。

梦珂，她是一个退职太守的女儿。当太守年轻时，他生得确是漂亮；又善于言谈，又会喝酒，又会花钱。从起身到睡觉，都耽乐在花厅里。自然有一般时下的诗酒之士，以及贩古董、字画的掮客们去承奉他，终日斗鸡走马，直到看看快把祖遗的三百多亩田花完了，没奈何只好去运动做官。靠了曾中过一名举人，又有两个在京的父执，所以毫不困难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原想在两三年后再调好缺，谁知不久就被革了，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骗，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点被牵涉到风化的事。于是他便在怨恨、悲愤中灰起心来，从此规规矩矩的安居在家中，忍受着许多不适意的节俭。但不幸的事，还毫不容情接踵



的逼来，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难产中遗下一个女孩死了。这是他在十八岁上娶过来的一个老翰林的女儿，虽说也是按照中国的旧例，这婚姻是在两个小孩还吃奶的时候便定下的，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他的游荡，以及他后来的委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齟齬。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许多痛心的叹息和眼泪，并且终身便在看管他那唯一的女儿中，夹着焦愁，忧愤，慢慢的也就苍老了，在那所古屋里。

这幼女在自然的命运下，伴着那常常喝醉，常常骂人的父亲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长得像一枝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学会的，便是把那细长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一阖下，就长声的叹息起来。不过，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的血管里的缘故，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当年一样的狂放的笑，和怎样的去煽动那美丽的眼。只可惜现在已缺少了那可以从挥霍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了。

她在酉阳家里曾念过好几年书，也曾进过酉阳中学。到上海来是两年前的事。为了读书，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叹息来送别她的独女，叮咛又叮咛的把她托付给一个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他的堂妹。

这天当梦珂把那当模特儿的姑娘送出校后，自己也就跳上一辆人力车。直转了十来个弯，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库门前才停了下来。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娘姨，一见梦珂便满脸堆下笑来，仰起头直喊：“小姐，小姐，客来咧！”楼窗上便伸出一个头来：“谁呀？梦妹，快上来！”

这是梦珂最要好的朋友匀珍。她俩在小学，中学都是同在

一块儿温书，一块儿玩耍。当梦珂到上海不久，匀珍的父亲也把匀珍同她的母亲，弟弟一股儿接到上海来了，自然是因为他的薪水加多了的缘故。自匀珍搬来后，梦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来一次，星期下午才又回校。至于她姑母家里却要间三四个月才去打一个转。所以她来上海两年了，还不很能同表姊妹们厮熟，而匀珍家却已跑得像自己家里一样。

匀珍是正在替她父亲回一封朋友的信，听着门响便问梦珂今天怎么会有空来，是不是学校又放假，并请她坐，还接着说：“只有两句了，等一等好吗？”及至没听到答声，于是赶忙丢下笔，一面把头抬起：“不写了。怎么，你，你不舒服吗？”

梦珂始终沉默着。

“哼，不知又是同谁怄了气。”照经验是瞒不过她，只要一猜便猜中，心里虽说已明白，口里却不肯说穿，只逗着她说一些不相干的闲话。

把脸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是表示不愿听的样子。

明白这意思，又赶快停住口不说。

匀珍的母亲也走来问长问短，梦珂看见那老太太的亲热，倒不好意思起来，也就笑了。到晚上吃面时，老太太看到那绿色的，新擀的菠菜面，便不住的念起故乡来。是的，酉阳的确不能拿上海来相比。酉阳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云只能在山脚边荡来荡去，从山顶流下许多条溪水，又清，又亮，又甜，当水流到悬崖边时，便一直往下倒，一倒就是几十丈，白沫都溅到一二十尺，响声在对面山上也能听见。树呢，总有多得数不清的二三个人围拢不过来的古树。算来里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了。老太太不住的说，匀珍的父亲捻着胡子尽笑。毛子，匀珍的弟弟，却忍不住了：



“酉阳哪里有这样多的学校呢，并且也没有这样好……”

老太太还自有她的见地。本来，酉阳是不必有那样多学校的，并且酉阳的圣宫——中学校址——是修得极堂皇的，正殿上的横梁总有三尺宽，柱头也像桌子大小。便是殿前的那一溜台阶，五六十级，也就够爬了。“哼，单讲你那学校的秋千，看是多么笨，孤零零的站在操坪角上，比起我们祠堂里的来，像个什么东西！未必你们忘记了？想想看：好高！从那桐子树的横枝上坠下来，足足总有五六丈，上面的叶子，巴斗大一匹匹的，底下从不曾有过太阳光，小孩子在那里荡着时，才算标致。你大哥在时，还常常当打到东边就伸手摘那边杈过来的桂花，只要有花，至少也可以抓下一把来，底下看的人便抢着去捡花片。匀儿总该记得吧！”

匀珍眼望着父亲，含含糊糊的在答应。

梦珂因此却涌起许多过去的景象。仿佛自己正穿着银灰竹布短衫，躲在岩洞里看《西厢》。一群男孩子，有时也夹些女孩在外边溪沟头捉螃蟹，等到天晚了，这许多泥泞的脚在洞外便跑了过去，她也就走出洞来，趁着暮色回去。么姑娘——看名称总够年轻吧——小孩们有时是叫么妈的，这么妈是曾在她家做过三四十年的老仆，照例是坐在朝门外石磴上等着她。

“快进去，爹在找你呢！”

先要把书塞给么妈，是怕爹看见了骂人。爹一听到格扇门响，便在厢房里问道：

“是梦儿吧，怎么才回来？”

于是么妈就忙了起来，喊三儿——么妈的孙女——去给姑儿打脸水，四儿去催田大的饭，自己就去烫酒，常常把酒从酒坛里舀出，没倒进壶里去，却漏满了一地，直到喝的时候，才知道